

梁斌

LIANG BIN  
文集

第

1	2
3	4
5	6
7	

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[REDACTED]

梁斌  
LIANG BIN  
文集

第  
5  
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梁斌文集. 第5卷/梁斌著. 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.5

ISBN 7-02-004968-0

I. 梁… II. 梁… III. ①梁斌(1914~1996)-文集②梁斌(1914~1996)-自传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6594 号



作者像（1955年）



旧居（河北蠡县）



保定第二师范学校旧址（现河北保定师范学校）

## 目 录

童年 .....	1
初出之犊 .....	38
青春似火 .....	77
烈火青春 .....	206
三十而立 .....	291
四十而不惑 .....	434



# 童 年

—

儿时的回忆,就像吃蜜一样的甜美。

儿时,自从我懂得思索的时候就想:是母亲亲,还是父亲亲?我幼稚的心灵里,想过来想过去,总觉得不是一般长的距离。这是因为自幼吃母亲的奶,在母亲怀里酣睡的原因。这是感到母爱的开始,母亲跟我一块玩,或是牵着我的手到大街上去玩,到谷场边上玩耍;农村的谷场,场坡上的垂柳,杜梨,场坡上有五棵大杜梨树,长了满树的杜梨,形似圆钮。一到秋天就熟了,孩子们爬了满树,去摘杜梨。

到我三四岁的时候,才跟着父亲到附近三里的辛兴镇上去赶集。今天回忆起来,我愿意跟他去赶集不是为了别的。到了集上,他老人家就让我爬在卖豆腐脑的担子边,吃一碗豆腐脑,或是买一个大火烧,夹上熟肉,搂在怀里,一边走一边吃着。当然,豆腐脑里那种醋蒜的香味,和家里的菜粥不是一样的滋味,火烧夹肉和家里的棒子面窝窝头也不一样。这是我才感到父亲给我的一点温暖。

母亲对人是善良的,我还记得对门的嫂子病了,揭不开锅,母亲常偷偷地给她粮食。请了大夫来,就住在我们外院里,我们替她待客。等她好了,找了我母亲来,趴在地上磕头,说:“谢谢大娘!”

直到现在我还分不清这是同情还是人道主义。父亲则是严峻的，脾气大，爱骂人，一骂起街来震天价响，很粗暴。他骂街也不管大事小情，他的烟袋一时找不到就发脾气，一时找不到老鼠夹子了，也骂一顿街。当他张开大嘴骂人的时候，母亲就低下头，扭过脸去，一声不响，而且也不流泪。等父亲的火气消了，还是和颜悦色，和好如初。她说：“他是那个脾气。”

有时我也想到：他为什么这么大的火气？这就是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：家长专制，凡事他说了算。儿子们只有听着，妇女们在家庭在社会上没有说话地位，只有劳动的份儿。

再一方面：我的家庭是当辈起家的。祖父的时候有八亩地，当我父亲离开学房，当家主事的时候，有二三十亩地，养着一条驴。当我母亲到我父亲家里的时候，日子就过得去，不愁吃穿了。当我能记事的时候，家庭经济发展时期已经过去，只能维持现状了；其中有三十五亩地，每年向人家交租。人口多，嚼用大，只有土里刨食维持生活。当初，日子的升发都是由他一人操持着。因此，父亲有无上权威，当他一闹起脾气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就说：“人的禀性难移呀！”父亲的这种禀性，就是这样来的。

但是，他从幼年直到老，都在劳动，是个勤俭持家的人。全家人都在这一点上对他原谅、隐忍。

我于一九一四年生在北中国的一个僻乡村里。在我幼年的时候，这个小乡村，只有一百二十户人家。平均每家五口人，才有六百口人。自此二十几年以后，到土地改革，就有了七百五十口人，平均每人三亩半土地。全村人家都是务农，自古养种土地，精耕细作，周围几十里地是有了名的。因此，本村地主富农多，中农多，贫雇农占少数。有两家地主兼营花庄，其中一家还在镇上兼营铁器铺。此外有一家小杂货铺，一家人炸果子卖。

高阳布是全国驰名的，我们这个小乡村离高阳县城只四十里路。布棉商人，从天津运来洋线——他们是直接同外国人打交道

的。布棉商把洋线分放到附近农民加工织布。在我们这一带地方，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人家织洋布，作为农家副业。当时一进乡村，满耳机杼声。

因此我家也织洋布；农闲季节，全家人浆线络线，一派忙碌景象。到了秋去冬来的季节，把布、棉花分给各房孩子大人们做冬衣。

在我幼年的时候，听我父亲说过：我的祖上是山西忻州人，明朝年间迁居这里。当时梁、宋、孔、赵四家是联了宗的。直到现在遇有红白喜事，四族人家都有礼节往来。不过自从我童年时候，姓孔的已经绝了后，姓赵的姓宋的还只剩几家，全村大部分人家都姓梁。从此，也就可以知道，从山西过来的时候，这四家人是一块来的，像亲弟兄一样，在这里建了一个小居民点，后来就叫梁家庄。那时的河北平原，恐怕还人烟稀少呢！四姓弟兄，从山西忻州远走河北，落脚此地，也不知过了多少穷愁日子。我是这么想，四个家族就像《红旗谱》中，朱、严两家，朱老明、伍老拔、朱老星，几个家族的关系一样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。

在我年幼的时候，村北和村东还有两大片梁家老坟，年深月久，已成乱冢，无人管理，只有几棵小树和一株老杜树，在日暮夕阳的时候，有一群乌鸦在树上呱呱地乱叫。这种日暮鸦鸣的印象，概括在《红旗谱》中。

虽然如此，祖坟上还有几十亩营地。用这些出产，每年清明佳节，全族子孙还集在一起，吃一顿坟社会——一顿猪肉打卤的面条，可是女人是没有份的。

吃完了面，一群青年人，用食盒抬上供献，扛上铁锹，到老坟上去上坟，所谓上坟就是往坟堆上培土，压上几条白纸。培土的意思很明白，压白纸条，直到现在，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估计过去这些白纸条上还印上“钱印”。后来，年久月深，人们连“钱印”也不打了。这种风俗，也就没有人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也许还有挂

孝的意思。

我的孩童时期，对于吃会，对于上坟，都是乐于参加的，那是一个玩耍的机会；孩子们到一起，又打又闹，最后分一点供献吃——一块小饼卷上一点炒鸡蛋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吃会后来改成每家分二斤白面，再后来连二斤白面也不分了。老坟上的土地出息，也就被同族的恶霸们据为己有了，也无人敢说话。自此，我对农村的恶霸开始理解。

我母亲来到我父亲家之前，曾经有一个先母，是西百尺王家，是个财主。老外祖是个有名的正骨医生，他有一副尸骨，用以教导弟子，桃李满门。先母生了两个哥哥，三个姐姐。我母亲得亲手服侍大了这几个孩子，她自己又生了一个姐姐，三个哥哥和我，兄弟姊妹共十人。旧社会的主妇，她得服侍大了十个子女，还有男婚女嫁，生活的担子有多么样的沉重呀！可是自从我能够记事的时候，我没有听过她道过一声烦劳。只是抱怨我父亲爱闹脾气，说：“年幼时候我不怎么的，我老了，受不住了……”说着，掉下几滴眼泪。有一次，我见她一个人站在后院的台阶上偷偷地哭泣，也不知为什么。我在一旁看着，幼稚的心灵上有些难过，也痛哭了一场。后来听说因为三哥当兵，一个月不来信了。

关于家庭经济发展，也有几种说法；一种是：要发家，种棉花。自古有“金束鹿银蠡县”之说，是种棉起家的。另一种说法，是父亲沾了王家姥爷的光。据我所知，我家从历史上未做过生意。但是后来，他和我大哥二哥都上了年岁，三哥当兵，四哥读书，全家三四十口人吃饭，不得不雇佣长工。但我家的生活，并不比一般中农人家好：经常是煮一大锅菜粥，一算子窝窝头，半锅熬白菜。一年到头，逢年过节只吃几顿白面。

我从三周岁才有记忆，我记得清楚的，是我母亲叫我吃奶，说：“来吧！吃一口吧！”邻家嫂子说：“有多大了，还吃奶？还有水儿吗？”母亲说：“四岁了（虚岁），哪里还有水儿，干嘬呗！”

在我的记忆里，四岁的孩子，确实不小了。母亲的奶，也确实没有水儿了。不过每次骑在母亲的大腿上，用两只小手捧着母亲又白又胖的乳房，含着乳头，那是人类至高无上的优美的享受，是母亲赐与子女的伟大的母爱。

再一个记忆里，是在一次吃晚饭的时候，父亲坐在一边，母亲坐在一边，我坐在中间。吃着饭，父亲说：“我这就七十了……”说着，看了看我，笑着说：“既来了，就有份儿呀！”当时，我不明白，后来才知道旧社会分家产是按股份的。

母亲笑了说：“大了能当个小学教员就行了！”这是母亲对我最高的希望。又说：“宁折十年寿，不受老来贫呀！”母亲在担心她的儿子受穷哩！当时她年纪已经不小了，还是天天带着几个嫂子下地劳动。当然，她想不到他的儿子十四岁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。“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何必爷娘做马牛”。如今子孙们都在过着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母亲和几个嫂子、姐姐、侄女，都穿着青蓝色粗布旧的衣衫，有的穿得破破烂烂的。她们各有各的性格、思想和命运。我非常同情这些旧社会的妇女。

我二嫂在炕头上躺了半辈子，成天价吃药。我把她的形象、思想……写进《烽烟图》中。

再一个最早的记忆，是母亲叫五哥和大姐家外甥小个儿和我一起去接三姐回家；三姐夫是个酒徒，游手好闲，喝大酒，把二三十亩地喝光了，三姐也得了精神病。那已经是数九寒天的时候，村外结了大厚的冰。我和五哥、小个儿三个人，在冰上拉着拖床，到赵锻庄去。

只隔一里地，把拖床搁在村边上，到了三姐家里。一进屋门，四壁皆空，门上连一个布帘也没有，炕上只有两只旧板箱。五哥和小个儿抬到村口，放在拖车上拉回去，我和三姐在后头跟着。三姐多可怜呀！她没有子女，孤苦伶仃，一直在我家住了一辈子。后

来,三姐夫来我家帮工,不辞而别,去当了兵。我在《红旗谱》中写的那个冯大狗,就是他的影子。

再一个记忆最清楚的,从我能记事的时候,我家就是个大家庭:五个哥哥,四个姐姐,六个嫂子;大哥只有两个闺女,没有儿子,娶了一个姨太太,还是没生儿子,又生了一个闺女。姐姐们都出嫁了,两个大侄子都结婚了。侄子侄女,外甥和外甥女儿……一大家子人;遇上村里唱大戏,孙男弟女都来到了,就有四五十口人吃饭,真够热闹的。

从我记事,我大侄子和二侄子都已结了婚,他们都大我十几岁,侄子媳妇见了我,也叫我六叔。大侄女和二侄女也都结了婚,也都叫我六叔。可是我才有几岁,大街上人们见了我,都说:“别看萝卜不大,长在辈儿上了!”不过,她们虽然叫我六叔,我并不觉得是尊重,因为弟兄姊妹十人是两个母亲生的,在感情上就有不同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我父亲一直是个庄稼人。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一直在劳动。睡到半夜还起来去筛草喂牲口,登梯子上房寻觅一遍,只怕有偷盗。大年初二就开始捻经子、打苇箔。地里、园里、场里,哪里也离不开他,他不去看看,就不放心。他的经典就是“勤俭持家”过日子。在半条街上,谁不会过日子,他就不跟人家说话,还背地里骂人“好吃懒做”。

大哥好像比我年岁大很多,自幼跟他外祖学会正骨,当了一辈子医生。常有人把病人抬到门上来,请求医治。或是把大哥请去,一住就是两三个月。也不要钱,逢年过节,都有人送礼,他从不拿到自己屋里,而是送到我父亲屋里。如果是点心的话,我母亲就给大哥送一包去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大哥经常不在家,出去治病。因为是大家庭,吃不上穿不上,不如出门行医。

二哥是个庄稼人,做了一辈子庄稼活。他有两个儿子;大儿子

当了兵,后来当排长。二儿子上北京师范,后来当了小学教员。事儿不大,他就觉得心满意足了。

这人性格很狭隘,不识大体。我四哥说:“那年闹兵乱,全家人都走了,他叫人背了两口袋麦子,背到自己屋里。”《红旗谱》中冯焕堂,就是他的影子。

在我小的时候,大哥二哥屋里都有油醋瓶,自己养鸡。我曾看见过,大嫂和二嫂把门一关,用窝窝头喂自己的鸡。人们常说:“家该分了,不分,柴米要遭瘟。”

我自小喜欢三哥,他上过高级小学,当过兵,后来当过上士排长什么的,没当过什么大官,在一个农场里当过庶务。性格很豪放,有大心胸,没有干过大事情。

我不喜欢四哥,他上过中学,后来又上过测量学校,当过测绘师,善良本分,但没本事。性格很执拗,胸无大志。

五哥上过村学,十五岁离开学房,就学耕地。他是我儿童时代一块玩耍的伙伴。他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,比如:木作,打铁,铜盆碗,化铜补锅……等。我喜欢五哥,他做了一辈子庄稼活。为人憨厚,老实。

大姐嫁了一个烟鬼,据说从十九岁就抽大烟。大姐拉扯着几个孩子,过着穷愁日子。大外甥女儿一直在我们家里,住到出嫁。

二姐嫁了一个老同盟会会员,清朝末年,在保定武备小学堂毕业。是个民主主义者,回家拉过大庙里的神胎。参加过反袁护法,被捕入狱。出狱后走云南,参加了滇军。后来当过团长,当过保定警察厅长。

四姐嫁了一个医生,但不学无术,不懂医理。不懂装懂,说话咬文嚼字。

家人虽多,但我父亲有几条老规矩:不许赌钱,不认干亲,晚饭以后,大门落锁,不许出门。不许睡早觉,有谁睡早觉,父亲就隔着窗子喊:“还不起来呀?老阳晒着屁股了!”

我写这一段回忆,不是如数家珍,而是对我此后的文学生涯、塑造人物性格,有一定的影响。有人说:“出身在大家庭的人,塑造人物性格就多。”我认为不无道理。我也说不清把哪一个人的性格写在哪一个身上。《红旗谱》一本书,三十二万字写了十八个人物。

在我五岁的时候,我就开始识字了。

我家外院,有一棵大槐树,树底下,有两间北房,村学就在那里,一共有十几个学生。似乎我父亲曾跟我说过,他管过村学,大概是学董吧!

这个村学里,有一个好老师;白净脸儿,两撇人丹胡子,高高的个儿,穿着长袍。我每次到了学堂里,他就喜欢地抱起我来,写几个字儿叫我认;开始是一二三四五……后来是人手足刀尺……

这个老师很聪明,性格明朗,说话不带土音土调。我每天中午到他那里去,他一准是吃饺子。总让我吃几个又白又胖的饺子,还蘸上一点儿醋蒜,很香。

当时虽然幼小,意识里也这样想过一下;这样能干的人,怎么窝在这儿教几个小学生?我母亲曾跟我说过,他考过秀才,没有得中,后来在新军里当连长,因为加入了革命党,受过查拿。他就在这儿教书了,一共教了二年,就不见了。这个人姓田,叫田策宣,全村人都跟他叫田先生,是跟孙文革命的。母亲说,孙文是革命党,故乡的人们叫他“孙大炮”。

这是当时的记忆,说也奇怪,一个四五岁的人,怎么会注意这些大事,也许是好奇吧!这在当时的乡村里,都是新鲜事儿。

田先生在我们村里教了两年书,影响不小,一直流传了几十年,人们都忘不了他。今天来看,因为他是革命党,能联系群众的原因。后来他在盐务上做了事情,曾经遇到邻家一个叫赵玉衡的,去卖小盐,他向前叫了一声:“啊!田先生!”田先生只说了一声:“俺!以后别弄这个了!”也不抓人,也不罚款,盐务上是不许农民制卖小盐的。



人的一生，童年时候的记忆最深刻。我在故乡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，如今年近古稀，对故乡的一草一木，人是人非，脑子里还是清晰的。

乡村的孩子没有玩具；母亲上庙买个小木床，小木匣，放在炕上，就是唯一的玩具了。有时买一只木枪木刀，那是绝无仅有的事。

夏天不穿衣服，爱光着屁股在大街上玩，在车沟里爬。搂一堆土，挖一个坑，尿上尿，再用土埋上，拍一个泥馒头，这就是自制的玩具。农村人不讲卫生，也不知道孩子们是怎样长大的。

有时光着屁股，爬在黄土堆上滚。又干净，又凉爽。搂一堆黄土，拍一个大土堆，再用手掏空，掏一个土窑窑，这就是艺术的杰作。

这种玩耍，一般是在母亲的看顾之下。我的小名叫“魁”，一会不见，母亲就会喊：“魁呢？小魁！”父亲时间长了不见我，也会问母亲：“小魁呢！”母爱，父爱，这就是父母亲子之间的情爱吧！当我一听到母亲父亲在喊我，我就很快地跑到他们的面前。

母亲不叫我离开她：一来怕出事，二来也怕丢失，说：“不要到村外去，村外有‘撒迷糊药的’。”据说，有一种药，在孩子头上一拍，就迷糊住了，跟着人家走了，会卖到远处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可不能叫人家迷了去。不让远去，又没有人一块玩，有时就叼着指头玩，有时就哭。母亲见我哭就说：“饿了，摊个鸡蛋吃吧！”就手掀开炕苇，抓出一把秫秸穰，拿把打糗糊的铁勺子，倒上点黑色的棉籽油，就着炕洞门，点把火摊个鸡蛋，拿半个窝窝头，坐在炕上吃。油摊鸡蛋，在乡村里是好东西。

今天回忆起来，冬天也爱哭，不知为什么，老是爱哭。今天回想起来，还是冷的原因。我父亲一年里也就是过年的那么几天生起几天炉火，一过正月十五，就止火了，屋子里老是冷冷清清的。一般人家，那就不用说了。中国的北方兴烧炕，用烂柴禾烧炕。叫